



茶界的盛会  
市民的节日

第28届信阳茶文化节(网络)特刊(第四期)

# 茶节快报

信阳市浉河区妇幼保健院

咨询电话:

0376-6312388

(协办)

责任编辑:盖威  
创意:刘凤  
质检:徐杰

## 古人饮茶的六境与三得

古人饮茶注重六境:择茶、选水、佳人、器具、环境和饮者的修养,其核心都在把握一个“品”字,十分强调饮茶者的意境,故有“三得”之说:得趣、得神、得味。

### 得趣

饮茶可清心,能给人以满足和享受,增添生活的情趣。

饮茶讲究“活火活水”,水以泉水为佳,因为泉水经过沙石岩石的过滤,吸收二氧化碳,溶解了钠、钾、钙等60多种元素,使水质洁净甘冽,营养丰富;火以木炭为上,火候以状如“蟹眼已过鱼眼生,飏飏欲作松风鸣”的三沸水为好。

品茶要依靠视觉、触觉、嗅觉和味觉,凭藉自己有素的训练与长时间的体验,通过对茶叶色、香、味、形的鉴赏,才能品尝出茶汤的芳香与滋味。

饮茶对人有造境、通理、体性和怡神的作用。亲朋故旧聚首,泡壶好茶,含英咀华、细细啜饮,边谈边饮、谈古道今、越谈越饮、融洽轻松、意得情新,别有一番“尘心洗尽兴难尽”的雅趣,给人以一种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感觉!

### 得神

《神农食经》上记载:“茶茗久服,令人有力,悦志。”其意思是饮茶能使人精力饱满、兴奋愉悦。

饮茶的妙处在于清虚和睦。它崇尚简洁恬淡,不迎合世俗的习气,而在于申明“无我”的意识,帮助人们“洗胸中之积滞、致清和之精气”,给人以一个自信而含蓄、祥和而清丽的文化氛围。

### 得味

饮茶最讲究的就是一个“味”字。在我国宋代,人们饮茶有一条法则,



谓“新茶、甘泉、器皿干净为一;天气景色宜人二;风流儒雅、心性相同者为三。”这就是说,努力做到茶要“新、香、纯”,水要“清、冽、甘”,茶具要“小、雅、古”,环境要“清、朴、静”,才能得其真味,领悟其“清高”之道。

(据茶情网)

## 宋徽宗与茶



宋徽宗号称道君皇帝,虽然不懂如何当个明君,却绝对懂得艺术高低。日常饮食宴奢讲究不说,单讲饮茶之道,他与陆羽、蔡襄并列,最能说出品茶的个中深蕴。身为皇帝,他可以品尝来自全国各地的贡茶,有条件审视各种名茶的品相与滋味,同时还参与实践,要求御茶苑制作精品茶团,大玩皇帝尊口的品位技艺。

按照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的记载,宋徽宗在位的时候,武夷

山北苑的御茶园不能再囿于传统上贡的龙凤团茶,必须跟着皇帝的心思变花样,以悦龙颜,至少精制了几十种贡茶,让这位皇帝来玩赏:白茶、龙园胜雪、御苑玉芽、万寿龙芽……等等,不一而足。宋徽宗乐此不疲,不过,也就没有时间精力来管国家大事了。宋徽宗不但品尝鉴赏,还写了一本《茶论》,后世称之为《大观茶论》,谈制茶之法与点茶真韵。

书中说,饮茶有道,首先讲究色、香、味。说到色,他认为“点茶之色,以纯白为上真,青白为次,灰白次之,黄白又次之。天时得于上,人力尽于下,茶必纯白。”宋徽宗最喜好的白茶,是特异的品种,他自己说,“白茶自为一种,与常茶不同。其条数闻,其叶莹薄。崖林之间偶然生出,盖非人力所可致。”说来说去,就是皇帝老子本事大,能够独享这种天地间偶

然生出的白茶,是属于天地精英的聚萃,即使不是绝无仅有,也差不多了。

说到茶之香,《大观茶论》是这么讲的:“茶有真香,非龙麝可拟。要须蒸及熟而压之,及干而研,研细而造,则和美具足,入盏则馨香四达,秋爽洒然。或蒸气如桃仁夹杂,则其气酸烈而恶。”这里主要讲的是制茶过程与茶香的关系,但后半句是泡茶的过程,显示茶香氤氲的效果。由此可以看出,宋徽宗是真懂茶的,不但懂得如何点泡,还清楚知道制茶的过程与饮茶的香气效果。

(张富国)

## 茶史趣谈



## 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金学曾诧异地问:“万公公想认识我?”“当然哪,万公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“金大人,咱同你有一个共同的爱好。”“金某爱好甚多,不知万公公说的那一样?”“斗蛐蛐儿。”

“啊,原来是这个,”金学曾漫不经心地回道,“我玩蛐蛐儿纯粹是胡闹,充其量是个二流。”

“你能把自称天下无双的毕愣子斗败,这还算是胡闹?金大人,把你那胡闹的

本事传一半给咱,咱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看到万公公那副极力讨好金学曾的样子,赵谦觉着鼻子里好像是喷了一碗酸醋,一泼儿酸下来,忙插进来夺过话头说道:

“净慈老师太早就修成法身,能知人祸福,万公公,今儿个机会难得,您何不当面向老师太请教?”

万公公经这一提醒,才记起自己此行的目的,忙挪过身子凑近净慈老师太,恭敬问道:“老师太,听说你高寿一百零六岁了?”

净慈老师太脸上挂着微笑,淡然答道:“老衲这一生,已经历了七个皇帝。”

“老师太出家多少年了?”“一个半甲子。”

“老师太,你看咱往后面要注意点什么?”

“多拜佛,多念经。”老师太说着把目光移向了金学曾,把他认真打量一番,

然后问,“你这位官人,以前好像没有到寺里头来过?”

从一进门,金学曾就注意到这位老师太面孔红润,双目有神。浅浅一笑时,露出一口糯米牙洁白如玉,虽说是百岁老人,可她坐在铺了棉垫的藤椅上,浑身上下都还透着精神气儿。内心里顿时对她生了几分虔敬。见老师太主动问他,忙欠身答道:“晚辈金学曾,到荆州城才三个月时间,没有即时到寺中礼佛,还望老师太原谅。”“你这个人有慧根。”

“多谢老师太点拨,”金学曾一改平常那种逢场作戏的表情,肃容问道,“老师太,有件事情,晚辈想当面问你,不知妥当否。”

“你要问什么?”

“当年,您为了保护铁女寺,喝下那碗污秽不堪的痰水时,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?”

“什么都没有想。”

